

天涯诗海

人间清欢

(一七令组诗)

■ 吴春喜

安

安
室简，心宽
茶烟细，菜根甘
三径菊老，一窗竹欢
儿孙争说笑，翁媪共加餐
富贵恍如春梦，平安才是真祥
闲扫落花烹雪水，漫敲诗句
种南山

味

味
青团，新焙
柳芽嫩，春韭脆
夏汲井水，秋煨芋魁
菜香飘桂子，鲈脍就莼羹
围炉笑分芋栗，对月闲剥蟹螯
人间至味存真趣，世上浮名似絮飞

简

简
茅檐，蔬饭
布衣暖，藜羹淡
扫叶烹茗，种花理蔓
晨起理荒秽，夜来读秦汉
闲数星斗移榻，醉看梅影上棠
浮生但得心无事，便是人间好光灿

守

守
不爭，自富
锄月色，耕云亩
稚子牵衣，老妻劝酒
溪边听蛙鼓，灯下数更漏
荣辱尽随风去，得失都成雪后
门前五柳常青青，世上黄金易朽朽

四时

时
春韭，夏瓜
秋菘冬，笋笋佳
新柳蘸水，老梅著花
听蝉眠竹榻，踏雪觅诗槎
四季风光过眼，一生滋味如茶
但得心安茅屋稳，何须金谷繁华奢

悟

悟
放下，即渡
云去来，月盈负
旧事如叶，新愁似露
汲泉煮春茶，扫雪煨秋芋
闲看稚子嬉戏，漫听邻翁絮语
人生有味是寻常，岁月无求方坦步

母亲与毛衣针

■ 明子路

铝针在指间游走
像服服银亮的蛇
毛线团蹲在藤筐里
酝酿温暖的暴动
她拆解旧日的图案
把叹息织进新领口
灯光漂白白发时
针脚突然踉跄
——那是我年少撞出的
一个毛糙线头
多年后我穿着春装
南风裹挟木棉絮
忽然在肋间触到
那枚隐形的结
正随心跳轻轻搏动



把时光编织进柔软的毛线里。蒙海龙 作



百家笔会

看着你吃饭

□ 周恒梓

面香回味绵长。蒙海龙 作



看着你吃饭，是最深情的画面。当那个能让我们安心狼吞虎咽的人已经不在，我们才真正读懂曾经看着我们成长的目光的全部含义。

闲庭信步

一湾海，一段从容路

□ 梁少波

水东湾栈道由木板精心铺就而成，是专供市民休闲娱乐、强身健体的亲海栈桥。闲暇时，我总爱踏上这条平缓而曲折的栈桥徒步。不刻意赶路，沿着栈桥悠然地来回行走，竟走出了些许别样的感悟与心境来。

顺着栈桥前行，鞋底轻叩木板的哒哒声，混着海风飘向远处。近岸的海水清澈浅淡，几尾小鱼悠闲地摆尾，人走近就“倏尔远逝”，搅碎了水底的云影天光。三两只白鹭伸展着洁白的羽翼，在水面上轻盈地弄弄舞姿。

栈桥边的红树林长得极好，绿得像刚被染过，树影婆娑，筛下斑驳的光点，间或点缀着小团扇似的淡蓝色的花。风掠过水面，携着微凉的水汽，拂过脸颊时，竟吹散了连日来积压在心头的烦躁和郁闷。忽然想起

人生小记

那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孩子

□ 丁蕾

通高中，他无奈去读了职高。

几年时间一晃而过。再次见到他时，他的个头似乎并没有长多高，但壮实了很多。得知他在一所大学读体育专科，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他说还想考体育本科、考教师资格证，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智杰，目标明晰，动力满满，但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他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。

他说暑假他都在打工，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元，我以为他是为了体验生活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在校的日常开支完全靠自己，勤工俭学。我大吃一惊，对他肃然起敬。但我有点想不通，青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是家庭困难，不给他生活费？智杰告诉我，家里经济还可以，但他不想要家里的钱，想自食其力。

多少同龄人还在依赖父母时，智杰已经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学业和生活，这样的孩子多难得啊。智杰跟我分享了一个秘密：当年他读职高，参加春季高考时，差不多靠自学。150分的语文，他考了119分，是考得最好的一科。听到这里我再次感到意外，谁会想到那个语文勉强及格的孩子，几年后会有如此的进步呢。

原来，让人刮目相看的是，一个少年在认清方向后，用独立的骨气、坚定的目标，进一步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……

近日，一位56岁的阿姨所经营的个人账号“祝新雁”在社交媒体走红。其中，她写陪伴母亲吃饭，令人动容：“我煮了两碗面，自己的那碗早见了底，便坐在一旁静静看着九十岁的妈妈吃。她碗里还剩大半，可每夹起一筷子面条都嚼得喷香，我瞧着这模样，心里乐滋滋的。这份乐里藏着暖，也悄悄裹着酸，我忽然明白，能这样看着妈妈好好吃饭，便是我此刻最珍贵的唯一。”

读到此处，我的心像被一只温润的手轻轻攥了一下。母亲离开我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可有些画面非但未曾褪色，反而在时光的反复淘洗下，愈发清晰可人。

我从外地求学、在外地上班回家的第一顿饭，母亲必做手擀面。

面粉是新加工的，雪白得耀眼。母亲舀出尖尖一碗，倒在宽大的枣木案板上。那案板用得年岁久了，中间凹下去浅浅一个坑，木纹都磨得温润发亮。她在面粉堆里挖个小窝，然后，磕入一只鸡蛋，蛋黄圆滚滚地滚进“窝”心，像枚小小的太阳。清水顺着碗沿细细地注入，她那双筋骨分明的手便开始揉。那是一种沉稳的、带着韵律的起伏，手掌压下去，推出去，再收回来。在她不疾不徐的力度下，那些散碎的面粉与水、与蛋液，神奇地抱成了团。那面团在她掌上，仿佛有了呼吸，有了生命般的弹性。

那根长长的擀面杖出场了。母亲将面团压扁，撒薄薄一层干面粉，便开始擀。她身子微微前倾，手臂舒展地推出去，又稳稳地收回来。那面团便听话地，一圈一圈地，向四

周延展。擀面杖与案板接触，发出“咕噜——咕噜——”的、沉闷而富有节奏的声响，那是童年里最安稳的催眠曲。渐渐地，那面皮薄了，大了，能盖住大半张案板。母亲有时会停下，用手背轻轻拭一下额头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汗，那更像一个习惯性的、专注的间歇。然后，她将整张面皮像叠扇子一样，一层层细密地叠起来，快刀便“唰唰”地落下，声音清脆利落。提起最外一层抖开，便是瀑布般垂下的、匀细的面条了，根根分明，在岁月的光线里，闪着柔和的、麦粉特有的微光。

锅里水早已滚开，白汽蒸腾。母亲抓起一把面条，手腕一旋，面条便散入沸水中心，它们起初沉下去，随即又被翻滚的水花托起，变得柔软而透明。她另用一只小铁勺，在灶眼的余火里飞快地炆了点葱花，又淋入一点酱油。接着，从碗橱里摸出一只鸡蛋，就着锅沿轻轻一磕，单手一掰，蛋液便滑入滚水中，瞬间凝结成一朵镶着金边、云朵似的荷包蛋。

面盛在粗瓷海碗里。面条沉在碗底，上面卧着那圆滑的荷包蛋，汤是清的，却汪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，飘着翠绿的葱花。香气是霸道的，混合着麦香、蛋香、葱油香，热腾腾地直往鼻子里钻。

饭端上来了，我总是急切得近乎鲁莽，顾不得烫，筷子卷起满满一簇。面条是弹滑的，带着手擀面特有的、微微的韧劲，裹挟着咸鲜的汤汁。荷包蛋的蛋黄还是溏心的，轻轻一咬，金黄的浆液便流出来，混在面汤里，是难以言喻的丰腴与满足。我吃得“呼噜”作

响，额上冒汗，鼻尖冒汗。

母亲坐在我对面，自己面前也有一碗，可她似乎总是不急着吃。她的目光，静静地落在我身上，落在我狼吞虎咽的、鼓动的腮帮上，落在我油亮的嘴唇上，落在我因满足而微微眯起的眼睛上。她偶尔会说一句：“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”更多的时候，只是沉默地看着，那时我不懂，那目光里“乐滋滋的暖”与“悄悄的酸”是如何交织的。我只是被那暖意包裹着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专属于我的宠溺。

待我碗快见底，她才开始动筷。她吃得很慢，仿佛每一口，都在品味这难得的、孩子守在身边的时光。

忽然想起许多书里、戏里，母亲们那如出一辙的目光。龙应台在《目送》里，写自己看着儿子安德烈吃饭，那青春期少年“吃得专心而凶猛”，她凝视着，心里想的却是“我欠他一个道谢”。老舍在《我的母亲》中忆起，哪怕是家境最困窘时，母亲也总会看着他们几个孩子吃那一点点难得的美食，“她自己却不曾动过一筷子”。丰子恺的画里，也常有那样的场景：简陋的桌边，孩子捧碗大嚼，母亲在一旁静静看着，眉眼弯弯，似乎那咀嚼声便是世间最动听的音乐。更久远些，《诗经》里“哀哀天父，生我劬劳”的咏叹背后，何尝没有一幅母亲看着幼儿嚼食的温存画面？原来这目光，古今如一，文学与现实相通。它超越了具体的一餐一饭，成了“母亲”这个身份最本质的注脚：那是一种将自身生命养分无声输送出去的专注，一种因给予而获得的、混杂着欣慰与忧伤的满足。

人与桥之间，竟也生出了相通相融的意象，走得多了，心中便渐生一片坦然。想来，每个人都如这栈桥上的木板一般，曾被日光打磨得鲜亮，曾承载过无数人流的重压，却终将在海风与岁月的侵蚀里，归于沉静的本真。

夜幕已悄然垂落，星星次第冒了出来，缀满了整个夜空。远处的水东湾大桥，霓虹灯不停变换着斑斓色彩。我倚靠着桥栏，呼吸间尽是红树林溢出的清润气息，耳边只有海风低吟的呢喃，忽然觉得，那些曾经缠绕心间、令人辗转难眠的困顿，一下子变得如此轻微而遥远。

原来，人的心境有时就像久坐的凳子会蒙尘，需要辽阔的大海与明澈的天空来洗涤。这片天地未言明什么大道理，只是以它的宽容、人的豁达，告诉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：从容前行，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。

沿着栈桥，脚步漫过时光，渐次轻盈，心境也愈发舒缓。恍惚间，这片海湾已然属于我，而我也早已与海相融。栈桥其实不长，思绪却能拉得很远，丝丝缕缕间，竟将这条幽幽小径，延展成了无垠的苍苍。

都市表情

迟来的“对不起”

□ 徐连琴

字都像淬冰的钉子。脚蹶的痛、等待的委屈、被轻蔑的羞辱，冲垮了我所有的忍耐。我的脸涨红了，声音却异常冷静：“我不接受这样的‘道歉’。不要你的钱，你也不接受你态度，我们走正常程序，现在就去医院。”

空气凝固了。女孩愣愣地看着我。终于，那层坚硬的外壳出现了裂缝，她从车上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姐姐。”声音低了。

“我没听见。”

她深吸一口气：“对不起，姐姐，是我的错。”

“错哪儿了？”

“我骑车不看人，撞了人……态度还不好。”她低了低头。我能看出这份“服软”仍有不甘，有对后果的惧怕，但无论如何，那根名为“傲慢”的弦松动了。

看着这个比我妹妹还年轻的女孩，我缓缓开口：“姑娘，我不要那两百块钱，也未必要去医院。我要的只是你一句真诚的‘对不起’，和你对待他人最起码的尊重，希望你能记住。”说完，我拒绝了递过来的钱，一瘸一拐地走向前面的药店。

母亲离开后的这些年，我吃过无数碗面。南方的浇头面精巧，北方的炸酱面豪爽，异国的意面新奇，它们各有各的好，却再也给不了我那种从喉咙一直暖到四肢、踏实到骨髓里的感觉。那感觉，是和那目光捆绑在一起的。

直到读到祝阿姨的文字，那声遥远的、温暖的叹息，才穿越二十多年的光阴，清晰地抵达我的耳畔。我忽然全明白了，明白母亲那时目光里的“乐”，是看着自己生命的延续，如此生猛地、贪婪地吸纳着她给予的滋养；明白那目光里的“酸”，是深知这样的光景，看一眼便少一眼。她是在用眼睛，一口一口地“吃”下我的模样，储存在她生命的粮仓里，以备往后漫长岁月中反刍。

而我们，这些被那样目光喂养过的孩子，终其一生，或许都在寻觅，也在学习成为那个“静静看着”的人，看着一切我们深爱的生命，如何安然地、有滋味地完成一餐一饭这最朴素的人生仪式。

看着你吃饭，是最深情的画面。当那个能让我们狼吞虎咽的人已经不在，我们才真正读懂曾经看着我们成长的目光的全部含义。然后，带着那目光留给我们的暖与酸，继续生活，并在某个时刻，将同样的、静默的凝视，给予我们所爱的人。也让我们懂得，如何在粥一饭的寻常里，学会珍惜那正在流淌的、每一个“唯一的此刻”。那目光穿越时空，落在每个被爱者的碗边，轻声说：你好好吃饭的样子，便是这人世间，我最深情的诗篇。

一碗蜜桃饭

□ 闫晓峰

某日，偶然翻到宋代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，书中详述了一百多种食物的做法，有一道“蜜桃饭”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蜜桃仙果，富贵绵长，一眼望去，这个名字先有个好势头。况且，桃之夭夭，其味灼灼，意、色、味俱全。于是我便决意尝试一下。

书中说，第一步要采山桃，但住在繁华闹市，自是不可能了，眼下只能买些蜜桃代替。接着，取一只土锅，倒适量米泔，也就是淘米水，再放入两颗洗净的桃子，加盖中火煮。《本草纲目》有云，米泔，甘，凉，无毒。桃子性偏温热，二者共煮，寒热相抵则平和中正，暗合了四气五味的中医养生之道。十分钟后关火，将软糯的桃子捞出，去核切碎备用。

既然学古人的法子，煮饭便弃了电饭锅，改用土锅。白米加水，大火煮沸，待水分略收干，拌入桃肉搅匀，加盖文火慢煮。这一步，《山家清供》称为“盒饭法”。盒饭是宋代的煮饭方式，类似今天的焖饭。

大概半小时后，热腾腾的白气便从土锅里冒出，浓浓的米香夹杂着桃子的清甜传入鼻翼，只这香气，便让人神魂俱醉。开盖看去，蜜桃已融为一体，蜜桃的胭脂色调入白米，原本的莹莹玉粒透着桃夭色，如杏腮轻粉的白哲女子。蜜桃碎肉淡红，缠缠绵绵地缀在白米中，似晚霞染云一般，秀色不可方物。

拿只白瓷碗添了饭，夹一箸放进嘴里，只觉得白米的细腻绵软中，藏着桃子的清雅甜香，仿佛含了一口柔软的夏日，齿颊间透着田野的醇美与清新，越品越是馥郁。

米饭、桃子乃世间最为普通的食物，但简单搭配后，却有惊艳之感。不得不说，天然本味才最托人心。美食如此，生活亦然。最珍贵和动人的，往往是那些不假修饰、朴实自然的部分。

放下碗筷，齿间仍留着那缕清甜。原来，与旧时风物最深的相逢，不是隔着书页遥望，而是以一碗家常饭的温润，将它轻轻接回人间。